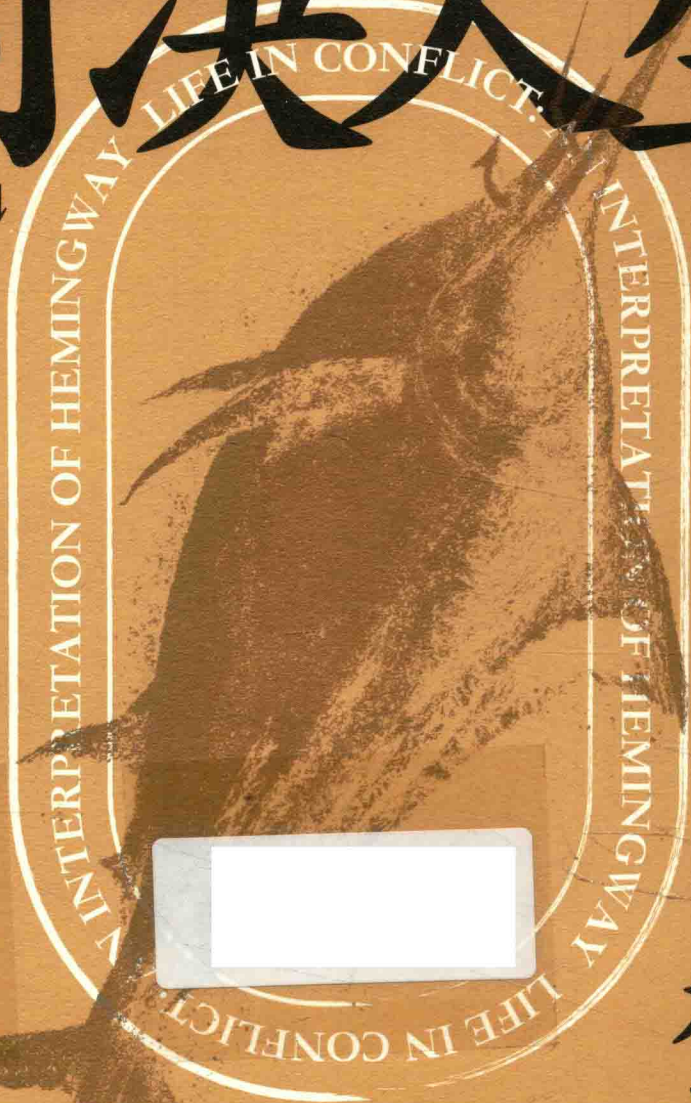


对决人生

解读海明威



杨照

著

上海三联书店
SHANGHAI TRIPARTITE BOOK CO.

对决人生

解读海明威

杨照

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对决人生：解读海明威

DUIJUE RENSHENG JIEDU HAIMINGWEI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对决人生：解读海明威 / 杨照著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.12

ISBN 978-7-5598-2269-7

I. ①对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海明威（Hemingway, Ernest 1899-1961）—小说研究 IV. ①I712.0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 21998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）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（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：530007）

开本：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：9 字数：130 千字

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杨照

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。

1963年生，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，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。

著有《经典里的中国》《故事照亮未来》《我想遇见你的人生》等。



成
为
更
好
的
人

杨照作品

01 对决人生：解读海明威

02 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

出品人 刘春荣

策划编辑 恰 恰

责任编辑 陈美玲

助理编辑 任建辉

营销统筹 张 帅

营销编辑 张丹妮

责任技编 郭 鹏

封面插画 Moeder Lin

装帧设计 山川 at 山川制本 workshop

目 录

对决人生：解读海明威	1
附 录 老人与海	183

对决人生：解读海明威

1.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有一段时间，海明威习惯在给朋友的信末，用一个笔画简单勾出三个山峰夹两个山谷的符号代替签名，或者该说，以那个符号作为他的签名。那代表的是他给自己取的印第安名字，念作“Three Mountains”。

海明威模仿印第安人以大自然现象命名的习俗。他觉得自己和印第安人关系密切，有时甚至说他前辈子是个印第安人。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(*In Our Time*)，开头写一个名叫尼克的少年在印第安部落附近长大的故事。小说集中最有名的一篇，标题就是“印第安部营地”。

这篇小说描述尼克随着医生爸爸前往印第安部落，那里有个女人难产需要救助。尼克的爸爸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，紧急帮难产的印第安女人开刀剖腹，救出了卡在产道上的小孩。过程中女人当然痛得大叫。好不容易最困难的时刻度过了，尼克的爸爸半开玩笑地恭贺自己：“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刀，这是个值得刊登到医学期刊上的案例啊！”

然而就在大家放松安心下来，感觉将母子从鬼门关前

抢下来时，小说有了完全无从预期的转折。他们发现在帐篷里，守在一旁的印第安丈夫死了，他用刀在自己喉咙上狠狠地切开了一大道口子。显然在那过程中，丈夫受不了听到哀号、感受煎熬以及觉得丧失妻儿的灾难迫在眉睫的痛苦，就自杀了。

经此戏剧性的变化震撼，在离开印第安部落的船上，尼克问了爸爸一连串的问题：

“女人生孩子都那么辛苦吗？”

“不，那是非常非常稀奇的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自杀，爸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尼克。他受不了一些事吧，我猜。”

“很多男人自杀吗，爸？”

“不多，尼克。”

“很多女人？”

“几乎没有。”

“会有吗？”

“喔，有。她们有时候会。”

“爸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乔治叔叔去哪里了？”

“他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“死很难吗，爸？”

“不，我想应该蛮容易的，尼克。那要看情况。”

这是一段典型的“海明威式”对话。对话的每个句子都很短，而且接连一个比一个短，制造出特殊的节奏。句子短到不能再短的单字，“爸”“嗯”，然后岔开来讲一件看起来不相干的事，让读者喘口气，接着出现了令人难忘的重点——“死很难吗，爸？”“不，我想应该蛮容易的，尼克。那要看情况。”很难解释为什么，但如此读下来，那最后的两句对话，就留在我们心中，久久不肯离去了。

多年之前，一位海明威的读者就中了这样的毒，那是还没成为舞者、编舞家，还在写小说的林怀民。他写过一篇小说，标题是“虹外虹”，在篇名底下，就引用了这两句话。《虹外虹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下午到碧潭去游泳，先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，然后竟然换作他自己在水中抽筋，只差那么一点点，他就淹死在水里了。获救后，他收拾了东西，搭公交车回到台北热闹的街头，心中突然涌现出强烈的愤怒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差点死掉，而且好像也不会有

人在乎他才刚经历了生死攸关的时刻。“死很难吗？”不难，还蛮容易的，有时候人莫名其妙就死了，更糟的是，你莫名其妙死了，这个世界还是继续照常存在、运作下去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。我们该如何理解、面对这样的情况？

海明威觉得自己跟印第安人很亲近，其中一个理由是他非常喜欢打猎，他认同印第安人的狩猎文化。海明威一生热爱几件事：射击（包含打猎）、棒球、拳击、斗牛，还有钓鱼——不是在溪边平静安详地垂钓的那种钓鱼，而是出海钓大鱼，英文叫 game fishing，在海里寻钓动辄上千磅的大鱼。海明威的名著《老人与海》，讲的是钓鱼的故事，一个老人驾着一艘小船在茫茫大海里钓马林鱼。海明威自己钓过的最大的马林鱼，有一千零四十磅重，是四百多公斤的庞然大物。这样的活动，不是娱乐，是“game”，是有输有赢的公平对决。就像印第安人的打猎，不是现代美国人的打猎。进到猎物的主场，忍受作为一个人在森林里、在大海上种种不利的条件，公平地和动物对决。

这些他喜欢的事，打猎、拳击、棒球、斗牛和“game fishing”，有共通之处：都要面对够强悍、够格的敌人，也就是说，都必须面对挑战。这正是海明威基本的生命情调，

他最在意、最强调的就是：要是连个像样的敌人都没有，那样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。

海明威讨厌纽约。对于纽约，他说过一句有名的评论：“这个城市出了什么问题？这里的鸽子都不会认真飞翔。”真的，纽约的鸽子和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鸽子一样，它们都在敷衍，这里动一下，那里飞个几米，从来不会认真地飞，从来不会让人感觉到它们是活在空中的动物，不会以它们飞翔的姿势与态度感动我们。海明威受不了这样的鸽子，他受不了敷衍混日子，没有挑战、没有危险。

2.

美国女作家莉莉安·罗斯（Lillian Ross, 1918—2017）曾经替《纽约客》杂志写过一篇海明威的人物稿。莉莉安·罗斯是个奇才，二十多岁就开始在《纽约客》写稿工作，而且她写的不是诗，不是小说，而是人物专题稿。这种深度采访报道一个名人的稿子，必须熟知受访人的生平成就，还要能对时代、社会有充分的认识，很难想象一般的二十多岁青年，能够承担这样的报道工作吧。

莉莉安·罗斯的早期代表作之一，就是写海明威。一九四九年，她三十一岁。那篇报道，表面上看平淡、单调到偷懒的地步，从头到尾就只写了海明威到纽约短暂停留的两天当中，遭遇了什么事，又说了什么话。用这种方式写的报道，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因为有人，而且是不少人，其中有海明威的忠实粉丝，也有强烈厌恶海明威的人，都觉得在文章中察觉出莉莉安·罗斯的恶意，认定她故意用这种“琐碎记录”的方式，来凸显海明威是个多么可笑的人。

不管莉莉安·罗斯怎么说她写那篇报道时，心中绝对没有一点对海明威不敬的恶意，但许多读者还是坚持用“恶意暴露海明威缺点”的角度读她的文章，并且因此而赞扬她，或因此而厌弃她。这样的反应，一部分来自莉莉安·罗斯的鲜活刻画，不过更大一部分，来自美国社会对海明威固有的两极评价。海明威太特别、太有个性，让人家很难对他有一般的、持平的看法，要么极度喜欢、崇拜他，要么极度讨厌、鄙视他。

不过对莉莉安·罗斯而言，尽管这么多人认定她有恶意，至少海明威本人不包括在里面。报道发表后，她持续跟海明威通信联络。在其中的一封信中，她提到了海明威

的大儿子约翰，说了几句好话。回信里，海明威写着：“哎呀！我很高兴你蛮欣赏我儿子的，我也很爱我的儿子。”重点是，他接下去说：“不过我也爱飞机、船、大海、我的姊妹们、我的太太们。”

“我的太太们”，没错，是复数。海明威写这封信时，和第四任太太住在一起，不过跟前三任太太都保持着良好关系。几个离过婚的人会自然地在句子中间说爱他的“太太们”？信里的句子还没完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我也爱生命和死亡，我也爱早晨、中午、下午、夜晚，我也爱荣耀，我也爱拳击、游泳、棒球、射击、钓鱼；我也爱阅读和写作。我还爱全天下美好的绘画。”

希望他儿子约翰没有看到这封信，要不然他一定会很伤心：原来他要和这么多东西竞争爸爸的爱。海明威有那么多要爱的，他忙得很，他完全无法忍受生命中有停顿与无聊。

他提到了喜欢拳击，也喜欢棒球。对拳击、棒球有兴趣或有点认识，会有助于我们阅读海明威。换个相反方向看，完全不懂拳击或棒球，那么海明威某些最精彩的想法与写法，你就接收不到了。海明威写过斗牛，也写过有关拳击的文章，相对地他很少直接写棒球。不过他会在奇特

的地方，神来一笔用上奇特的棒球典故。例如说他评论莫泊桑——法国的小说家，尤其擅长写短篇小说，他的说法是“他永远都很用力地投球，而且他投的球都是直球”。这就非得要了解棒球才知道海明威在说什么了。

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他不跟你玩什么诡计，他是那种总是投快速直球，气魄十足地跟打者对决的投手。没有什么花招，也不怕打者先知道、先准备了他要投直球，他的球又快又重，有本事你就打。像诺兰·莱恩（Nolan Ryan）或罗杰·克莱门斯（Roger Clemens）那样的投手。他们敢投快速球（high fastball），就是不怕你打，不闪躲，也就不是那种“沉球”，总是把球路尽量压低的投法。他们不怕你打，有本事就把球打出墙外去吧。而且他们敢投内角快速球（high fastball inside），那是靠近打者、稍微失投会砸到打者头部的球，他们的态度就是：要打我的球，你们也得够带种，不会被这种内角快速球给吓坏，不闪不躲。海明威用这种方式称赞莫泊桑。

海明威也讲过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。他对波德莱尔最美妙的形容只有很短的一句话：“我是从这家伙身上学到怎么投指叉球的。”波德莱尔当然没看过棒球，没打过棒球，更百分之百不知道指叉球是什么东西，怎么可能教海明威